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九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沈充 周家祿校勘記曰沈充本篇有目此宜刪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聖賢羣輔錄下曰王敦覽孫基第二子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世說豪爽篇曰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注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尚武帝女襄城公主世說紕漏篇注曰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褘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

笛小失聲韵愷便敺殺之世說汰侈篇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注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案世說一言是石崇與本傳異惟德音記則亦云為王愷事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世說識鑒篇噬均作食注漢晉春秋曰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于太

傳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及太子遷許昌詔樹之江外肆是豪强之心是賊之也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强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初學記十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公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御覽四百七十七語林

日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倍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屋數間以施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讃史舉正曰案訪傳時爲尋陽太守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爲荆州刺史旣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

徒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
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
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晉書
校文四曰元帝紀敦爲江州牧在大興元年四月其遣軌誘等伐曾在建武元年八月此傳敘進江州牧在討杜曾前與紀先後互異
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
敦上疏曰敦煌石室本晉紀曰五月王敦讓荊州牧侍中欲受刺史而已敦內體豺狼之性而外飾詐爲讇作以貶或讇作當世自少及長終不以財位爲言布衣蔬食車服麤青語輒以簡約爲首故世日以高師明素既爲江州刺史復并領荊州恐時猜嫌乃上疏曰
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
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淸虛玄默擬跡成康賈
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

肇建漸振宏綱敦煌石室本晉紀引疏曰自昔已來王命圮隔榮成殭僭往以成劉末振因而節之故令建官分職未允彝倫今聖朝肇建宜往段匹漸抗衡制御四方案晉紀所引較本傳爲詳碑遣使來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遑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者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

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誚指擿朝廷譏誹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遲愚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必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輒送所加侍中貂蟬并官省職人居儉約以塞羣小猜閒字功之望帝優詔不許敦煌石室本晉紀日庚戌告使持節侍中都督江陽揚州作荊湘

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軍荊州牧領江州刺史漢安侯得表所陳閭之公德爲世表勳無與貳故特加授以崇閎典惟復沖讓遣送貂蟬又辭牧號親攬之日情用悵然昔伊尹不辭阿衡之號呂望不讓太師之位方賴弘猷混同無外豈得固執以違往命今 又固辭州牧聽爲勅謁者僕射壹如前詔稱朕意焉

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閒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

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

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愼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

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書鈔一百三十五引語林作便以如意擊壞珊瑚唾壺世說豪爽篇壺邊作壺口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鎭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

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魏書司馬叡傳居作秉）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曰黃散謂黃門侍郞散騎常侍也）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

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懸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譏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

同討姦孽（魏書司馬叡傳輒作趣同作指）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眾望厭服（魏書司馬叡傳則眾望厭服作以謝遠近）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魏書司馬叡傳此句下有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一語）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眾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閒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

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元本介作砎）石之幾（元本幾作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魏書司馬叡傳曰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魏書司馬叡傳作敦至冽洲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魏書司馬叡傳作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

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魏書司馬叡傳作叡光祿勳王含及其子瑜以輕舟弃叡歸于武昌敦至石頭魏書司馬叡傳曰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世說方正篇曰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注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欲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

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魏書司馬叡傳曰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劒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

履上殿敦移鎭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御覽四百二十八郭子曰王含爲廬江貪强狠藉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又四百九十二郭子曰敦默然傍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魏書司馬叡傳曰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

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棱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世說識鑒篇注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魏書司馬叡傳副下有貳字又曰敦疾踰年故召含還欲屬以後事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

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讀史舉正曰案本紀作于湖爲是時敦屯于湖未嘗在蕪湖也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

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敢抗義致討情希齊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奬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覩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

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
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
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
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
莫能同惡末有寧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
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
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
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
奮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

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聽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

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姦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

大將軍困篤緜緜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

人懐不寍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
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
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
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
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
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
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
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力非徒
無慮而已也導門戸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

矣導雖不武情在寍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
首寍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
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
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
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
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
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
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
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
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怛也含不荅帝遣中軍

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魏書司馬叡傳作敦聞康死單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魏書司馬叡傳衰矣作衰微兄弟作羣從中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魏書司馬叡傳作其舅羊鑒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類聚九十四引晉陽秋魏書司馬叡傳嚙均作噬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御覽三百六十六王隱晉書曰王敦枉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協乘軺車從吏騶詣敦而仰頭瞋目魏書司馬叡傳作見刁協甘卓爲祟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應祕不發喪（初學記二十二晉建武[illegible]故事曰王敦死祕不發喪敗水南北渡攻官壘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喪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魏書司馬叡傳作埋于齋中）與諸葛瑤等恆縱酒淫樂充自吳率眾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眾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柵塘在秦淮水上）（湖即元武湖）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眾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含

復率眾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魏書司馬叡傳周光作周撫吳儒上有沈充充將三字光為撫弟見撫本傳通鑑晉紀考異引晉春秋作戴淵弟邈斬鳳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

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
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世說識鑒篇曰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
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
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
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
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
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
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韵神氣自得傍若無

人世說豪爽篇曰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注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迴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世說汰侈篇作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御覽五百引語林作意氣傲然世說汰侈篇作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世說豪爽篇作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寰宇記九十四曰前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邑人沈充家於此溪樂府有前溪曲則充之所製敦引爲參軍世說雅量篇曰褚公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規箴篇注晉陽秋曰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吳國內史御覽七百六十六述異記曰武康徐氏病瘧乃呼晉車騎將軍沈充隋志云梁有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七家本傳不言爲縣令太守將軍蓋從略也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世說假譎篇注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爲敦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

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惘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簒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埸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柰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

貰乎朝廷坦誠祇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卒兵臨發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充卒衆就合王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世說規箴篇注書鈔一百三十引晉陽秋豎豹作建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誠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

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勠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御覽三百六十三徐廣晉紀曰桓温才氣雄儁倜爽陵遇温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世說言語篇注桓温別傳曰温少有豪邁氣爲温嶠所知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世說容止篇作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選尚南康長公主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南康宣公主興男明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縣主適桓温拜

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瑯邪太守讀史舉正曰案瑯邪故爲尉當準本紀作內史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讀史舉正曰案翼傳作成帝爲是蓋翼傳云蘇峻作逆翼年二十二則明帝時尚少未得薦溫也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世說識鑒篇曰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自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注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曰荊梁只二州不得云四州穆帝紀作都督荊司雍益寧梁六州諸軍事當得其實

此傳疑有脫譌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御覽八百十七晉陽秋日桓溫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極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日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書鈔一百十七晉紀斷簡日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今儼然常有鼓甲之響天陰彌盛桓宣武伐蜀望之以為常山蛇勢也寰宇記一百四十八日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荊州圖副記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迴四百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八圍歷然基布縱橫相當

中開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所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御覽三百一盛宏之荆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日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注云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三國志攷證六日八陣圖一有四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一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亦二百五十有六案桓溫所見爲魚復之八陣圖晉鈔所引晉紀謂在漢中不合地勢漢中八陣圖酈元和志謂在西縣東南十里者是西縣本漢沔陽地也方輿紀要六十九日八陣磧在夔州府城南

文武皆

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開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文選薦譙元彥表注引何法盛晉書作勢出軍戰于柞橋水經江水注曰濊水出縣虒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注云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又曰成都縣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上曰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下曰笮橋又從沖治橋北折曰長昇橋水經注釋三十三曰自沖治橋至長昇橋為七橋寰宇記曰笮橋亦名夷里橋而下又有笮橋即夷里橋之曰笮橋以竹索為名笮橋以汶江一名笮橋水受氏注故分而為二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遂夜逝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李勢載記作燒其大城諸史拾遺曰案自成都至葭萌程途遙遠豈止九十里若云一夜行九十里亦無謂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世說識鑒篇注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元和姓纂七曰何氏姓苑云昝氏蜀人也晉中興書桓溫將昝堅案昝堅爲李氏之將非溫將也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世說豪爽篇曰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李勢載記作中書監王嘏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

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沓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世說言語篇曰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溫卽迴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家閒

祿校勘記
日昱說見

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
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
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
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
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
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
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
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袞邪亂德乃歷代
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
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

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御覽二百七引晉中興書作授侍中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

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曰均水在淅川縣東源出內鄉縣熊耳山經廢順陽縣西曰均水至故涉都城東北而入沔曰均水漢志順陽縣西有自石山南臨均水其入沔處亦曰涓口亦曰均口淅水在淅川縣西南三十里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眾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安帝紀青泥作青遲姚泓載記嶢柳作堯柳苻健載記作堯柳城愁思堆堆古通此誤堆為堆水經注刊誤曰長安志云劉谷水一名泥水方輿紀要云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破青泥是也水經渭水注十九引土地記云藍田縣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元和郡縣圖志一藍田縣縣理城即嶢柳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即其處也案傳作郭敬元和志作薛珍當即一人而姓名傳譌也傳作子生穆帝紀云溫及苻堅子

萇戰健載記云健遣子萇率雄菁等不云遣生疑萇與生皆預是役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嶢柳城今藍田縣拾青泥城在縣南七里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類聚九十四引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穆帝紀苻雄悉衆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此云爲桓沖所破非其實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載記作羸卒六千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魏書司馬叡傳曰是歲大儉溫軍入懸碧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初溫次灞上其部將振

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銳而咎溫之持重溫忿殺之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苻健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饑溫卒衆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御覽三百九十六引語林作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

綏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溫少時嘗爲琅邪太守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鎭江乘之蒲洲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則溫所治之琅邪在江南之江乘金城亦在江乘今上元縣北境也溫自江陵北伐何容取道江南耶推其致誤乃因庾信枯樹賦有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之語遂疑金城爲漢南地耳不知賦家寓言多

非其實卽以此賦言之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在桓元事
敗之後而篇末乃言桓大司馬聞而歎曰豈非子虛亡
是之談乎此事出世說言語篇但云北征本無江陵字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世說輕詆篇作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頗聞
劉景升有千斤大牛世說輕詆篇注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世說輕詆篇曰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師次伊水

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姚襄來逆軍屯于北遣使詣溫奉身歸命歸勅前鋒小御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修復中原敬展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御于是方軌齊進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類聚六幽明錄曰桓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元中問曰太元是何等也答曰而溫屯故太極殿爲丹野北爲太元必西北走也果如言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世說言語篇注桓溫別傳曰溫謁伊洛展敬園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

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以事乖遊履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

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

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蟂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

之章振旂旗之旌晃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
不幸甚夫人情眛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
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
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
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
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
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
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
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

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案御覽二百三引桓溫集略表其二一段文甚繁不備錄本傳於七事皆節采數語而御覽所引僅詳於其二餘亦未嘗徵引也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

書事使侍中顏旌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擾
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而朝議咸
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
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韠韡戎務役勤思苦若得
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
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
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互勢處
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
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
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宋本無痛字神華

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宣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曰戰鳥山在南陵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臨大江本名孤圻山昔桓溫於赭圻討賊屯兵山下夜中眾鳥鳴賊謂官軍已至一時驚潰因以爲名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於洌洲桓沖伏滔傳均作溧洲御覽六十九山謙之丹陽記曰江

宣縣南二十五里有列洲晉簡文帝爲相時會桓溫處又曰烈洲在縣西南輿地志云烈亭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避烈風故以名焉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滔北征賦謂之烈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世說尤悔篇注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或卧對親寮曰爲爾寂寂魏書司馬叡傳作卧對親寮撫枕而起世說尤悔篇作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世說賞譽篇下作經王敦墓邊過注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

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御覽三百九十五幽明錄曰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兩足及斬頭手有項浴竟溫問向竊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湖陵城東南注云昔桓溫之北入也范權擒慕容忠于此案前漢湖陵縣後漢改爲湖陸本書地理志誤作陸湖湖胡通用猶胡胡縣之改爲湖縣也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逕闞鄉城西又北與濟瀆合自渚迄

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元和郡縣圖志十曰桓水在中都縣西入十里晉桓溫進軍北次金鄉鑿鉅野三百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以是桓所鑿故曰桓水亦曰桓河又曰桓公溝源出任城縣理西四十里菏山之下宋武帝北征記曰桓公宣武以太和四年率衆平趙魏邪遣冠軍將軍毛彪生鑿北溝號曰桓公溝於今四十九年矣溝已塡塞公遣寧朔將軍朱超更鑿石通之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三曰桓公溝在嘉祥縣東門外舊志溝在濟寧州西四十里菏山下今堙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魏書司馬叡傳曰逆擊破之獲其資仗遂至枋頭先使袁眞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魏書司馬叡傳曰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眞及趙悅開石門而袁眞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

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魏書司馬叡傳作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眞眞表廢爲庶人眞怨溫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魏書司馬叡傳曰溫歸罪袁眞眞除名削爵收節傳眞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眞據壽陽以叛眞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暐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涂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鎭之時溫

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眞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晉書鈔六十九晉中興書曰桓溫遣參軍畢智護竺椽伐鮮卑案竺椽即竺瑤椽與瑤形近而譌）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劒十人犒軍於路次

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魏書司馬叡傳曰溫悉衆北伐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已去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魏書司馬叡傳曰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世說排調篇驚下有笑字乃爾作至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世說排調篇揖作立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

明世郭璞爲讖曰隋書薛道衡傳曰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當亦出於讖文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簒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

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眞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

魏書司馬叡傳曰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

訓當何以宣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懸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啟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

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創位詔曰先帝遺勑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荅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眾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

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致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續搜神記作荅涓爲肥短黑色形甚醜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尙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續搜神記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御覽四百五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遙贈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案密緩九錫之事謝安傳作王

坦之王彪之傳及魏書司馬叡傳作彪之時年六十二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王彪之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御覽五百五十六謝綽宋拾遺記曰桓溫葬姑孰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彭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

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韵韵當作歆詳下文注禕偉玄熙字伯
道初爲世子御覽六百三十四襄陽耆舊傳曰桓溫長子宇爲執法郎取急歸省從甚盛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況侈栽乎世說捷悟篇注曰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桼熙遐二字字體略近未知孰誤襄陽耆舊傳又作宇則不可解矣後以
才弱使沖領其眾及溫病熙與叔秘謀殺沖沖知之徙
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世說賢媛篇注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歆字叔道賜爵臨賀公世說政事篇注曰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桼韵當是歆之譌傳不言官尚書從略
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
懷歷使持節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案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作封偉爲西昌公未知孰誤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嘉不預溫逆謀非沈充於王敦可比何故附溫傳之末當改入文苑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吳志三嗣主傳曰司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世說識鑒篇注嘉別傳曰曾祖父宗吳司空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案問當從世說識鑒篇注引嘉別傳作問對曰還傳當問吏世說識鑒篇注引嘉別傳作行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書鈔

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五孟嘉別傳云庾亮拔嘉爲勸學從事亮盛修學敎高選儒官嘉値何德之舉嘉既循鄭字陶淵明集作以望實故應尚德之案陶淵明孟府君傳云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江州別駕巴丘令除尙書刪定郎不拜爲刺史謝永別駕皆在勸學從事之後本傳失載、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

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世說識鑒篇作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世說識鑒篇作褚眄睞良久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世說識鑒篇作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類聚四引孟嘉傳溫甚重之之上有既和而正一語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龍山在當塗縣東南十二里桓溫嘗與僚

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書鈔一百五十五類聚四引孟嘉別傳參佐均作參僚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龍山在太平府南十里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類聚四引孟嘉傳左右下有及賓客三字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世說識鑒篇注引嘉別傳作嘉初不覺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詞超卓四坐歎之嘉好酣飲世說識鑒篇注引嘉別傳作嘉喜暢酣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

十三卒于家孟府君傳作五十一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韜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

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没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濆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旣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豷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斠注卷九十八